

颤抖的灵魂

邹荻帆 著



颤抖的灵魂

邹荻帆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颤抖的灵魂

邹荻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2插页 307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360册

ISBN7-5059-052-0/I·327 定价：4.40元

第 一 章

据说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是要触及人们灵魂的。是“要弄得翻天覆地，轰轰烈烈，大风大浪，大搅大闹，过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，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……”

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已经大搅大闹，大家都睡不着觉，搞了四年多了，也真是“氢弹、原子弹，震动人心”。

从北京大学贴第一张大字报开始，北京的高等院校都要揪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争先恐后的要做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左派。

这个研究院也开始轰轰烈烈，大搅大闹起来。不约而同，走着同一条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道路。

先是研究院的政治部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初，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在一家剧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会，谁知政治部主任上讲台刚讲了几句话，从讲坛下涌上了几个青年，抢了政治部主任的讲话筒，指名批判这位主任是“三家村”反革命的同伙，动员大会搞成抢夺话筒的大会，来剧院参加大会的人们无所适从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从这之后，这个单位开始了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，横扫一切“牛鬼蛇神”，那些老专家、学者、党委书记、单位负责人都被一个个点名、戴高帽子、低头认罪、写交代材料。

当社会上有红卫兵组织时，这单位也有了“红卫兵”。先也是搞“破四旧”、抄家、制造“红色恐怖”。但由于“观点”不同，这单位有两个红卫兵组织，一个称为红卫兵总队，另一个称为红卫兵联队，谁都称自己是最最忠于毛主席的，谁⁶都称自己是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，谁都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，谁都说要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他们互相指责咒骂对方是打着“红旗”反红旗。是资产阶级的“乏走狗”……

他们先是在一座大凉棚下开辩论会，互派几名发言人亮明各自的观点，批判对方的谬误，然后是争抢话筒发言，互相要揪斗对方的头头，发展成为在讲坛上武斗。

红卫兵联队的军师里有两个写哲学文章的与“中央文革”的笔杆子合作写过文章，当然被视为与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有“热线”联系。而在运动中，红卫兵联队也确实一路领先，他们领先夺了本单位的权，领先发动批判“二月逆流”……

经过这样几番战役之后，红卫兵总队的一部分群众相继倒戈，而总队的头头脑脑们也遭到联队“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”的打击，吃了不少苦头。

到了一九六八年初，研究院又发生了大的变化，“中央文革”的那两个笔杆子都相继被称作“变色龙”、“小爬虫”给抛了出来，这单位的联队的两个军师也被专政机关逮捕了，这一下，天旋地转，红卫兵总队又揭竿而起。

到了一九六九年底一九七〇年初，在林彪、江青等人的号召下，在全国范围都展开了清查“五·一六”的斗争。这个研究院单位也闹得如火如荼，真正是大家都睡不着觉。

到了一九七〇年春末夏初，中央级一些单位都遵照毛主席的“五七指示”，纷纷到外地、外省找基地办“五七干校”。看来这是大势所趋，这所研究院的全体人员也不能例外。何况这种搞哲学社会科学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大本营，正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就被外单位造反派在大门上贴的对联上说的：

庙小妖风大

池浅王八多

横额上还贴了一句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！

正是这样的单位，在文化大革命前康生早就指出了，应该下去“滚一身泥巴”，现在更是刻不容缓地应该下去，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”，还有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”。研究院办校的基地已经选定在河南息县。

在全体人员即将奔赴五七干校的前夕，各连的思想和具体准备工作都是很繁忙的，至于这些即将奔赴干校的每个人，当然还各有各的情况，各有各的负担。

这是夏夜晚九点半，五连的军宣队长赵雄飞正和三位连领导商量这一段工作该如何进行。这三位是：三十来岁的连指导员郑云程，大学研究生，原来的科研副组长。副连长叶风，二十五岁，大学外文系毕业生。另外是李真生，五十来岁，现在是连副指导员。另一位连负责人黎天际已经先期到干校基地去了。

他们已经讨论了两个多钟头了，小会议室弥漫着纸烟的烟雾，脸色微黑的赵雄飞歪着身子半躺在沙发上，抽着纸烟，半

眯半张的小眼睛望着楼板，用手拍了拍坐在一旁的李真生说：

“老李说说，你参加过延安垦荒大生产。”

老李半笑着：“你们的意见都很好，没有什么啦！”

赵雄飞绷着脸说：“你呀，要知道你是三结合的老干部，屁股该坐过来了，要立新功嘛，多拿点主意出来，我们是好话坏话都听。”

冷了一下场。

李真生摸着自己稀疏半秃的脑门说：“大家想得很周到，问题抓得好。我想的只是两点小事。一个是那些被揪出来的干部都没有做结论，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的‘五·一六’分子，下干校之前一定包袱很重，连部是不是要做点个别访问，谈谈心……”

郑云程在一旁摸着自己的金丝框眼镜，白着眼睛听着。赵雄飞身子坐了起来，朝郑云程说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郑云程听他这一说，就摸清楚了他的态度，他把眼镜架向上扶了一下，温文尔雅地说：“是呀，我也在想，对这些有问题的人，我们是工作做的还不够。但是，怎么做？我记得老赵同志在五月十九号下午有一次讲话，”他说着时望着赵雄飞，连老赵也不知他讲过什么。郑云程迅速翻出了他的笔记本，照本念着：“老赵说：‘我们对这些牛鬼蛇神，要不断地做工作，要争取他们改变立场，争取就是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。’放下笔记本，他显得懊恼地说：‘我们搞具体工作的，特别是我自己……’语气沉重而缓慢，‘没有认真仔细领会这些话，前天院部指挥部又指示，跟老赵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；在下干校之前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要抓紧。毛主席也是这样指示的嘛，一是要抓紧嘛！从政治上关心是最大的关心，是无产阶级的革

命人道主义，这跟地主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。不给出路的政策，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。给出路也一定是在他们缴械投降放下武器之后，这就得兵临城下，通过‘斗争’而‘取’之。”

李真生先是眼睛望着他，听他发言，而后是低下头，感到自己总是心肠软，跟那些人总是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。

赵雄飞咧着嘴示意郑云程继续讲下去。郑云程又说：“指挥部有一个原则指示，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匆匆忙忙，抓紧不等于匆忙，”这时他背诵了一段《人民日报》《红旗》杂志编辑部文章《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》，那段是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，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解决，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。“……所以，有的连部安排了在下干校前，对已经揪出来，又还不能做结论的，都要扫一下，让他们低头认罪，就是不认罪，也扫一扫他们的威风，不让他们以为没有事了，帽子还在我们手上哩！对‘五·一六’我们围歼了一次，战果不错，对一些牛鬼蛇神我们好久不过问了。”

赵雄飞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就对啦，文人们总是心慈手软，经过锻炼的老干部应该做出榜样才行，是吧，老李？我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讨论一下，对哪些人该在下干校前给些帮助，好吗？”

“我同意，喏，”郑云程说，“真生同志不是说有两件事吗，还只讲了一件。”

“噢，噢，不讲了吧，老赵提出的问题重要，我那个不值一谈。”李真生正暗自责备自己总是看问题不在点子上哩。

“对，你说完嘛。”赵雄飞说。

“是小事，我不知道息县方面是否有准备？下农村办干校，小农具如铁锹、镰刀、锄头、铲子、扁担……架子车，还有菜园的小农具……”

郑云程立即补说了一句：“下干校当然要劳动，五七指示上最重要的一句是‘要批判资产阶级’。这可是纲，纲举目张！”

李真生二话不说了。倒是叶风不知怎么轻微喟叹了一下，也许是会开长了有一点累，还是讨论的题目她不感兴趣，反正郑云程觉察到了，只是斜视了她一眼。她抚摸着自已的软丝丝的打着两条辫子的头发说：“也应该准备农具，总该让他们劳动改造嘛，是不是，老赵？”

老赵笑着回答说：“阿风看的还是比较全面的，老李，你就动手抓一抓农具准备工作吧，明天领一笔钱，你全权办理。这就不讨论了，还是就我们连的那些对象排排队，表现好的表现差的区别对待，我们来梳一梳辫子，好不好？”

于是这几个人东一句、西一句，对审查对象一一评审。这样又谈了一个小时，叶风抚摸着自已的胸脯，那紧身的半透明的短衫，把胸部的轮廓丰满地表现出来。她实在有点倦意了，忍住了一个呵欠，不无几分懒散地说：“我看不必再讨论了，谁个好，谁个赖，群众眼睛雪亮，老赵心里也有数，批斗几个，表扬个把，老赵提出名单，我们开一个战前准备会不就行了，咱们谁不是身经百战！”

老赵想了想，带一点总结讨论会似地说：“反正刚才大家充分交换了意见，总的是做好下干校前的准备工作。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贯穿在整个工作中，这是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的。下去的准备工作嘛，一方面是黎天际已经带了几个打前阵去了。另

外，我让专案组把一切材料都装箱准备好，下干校还得批判斗争啦。此外，还做些物质准备工作，最高指示的语录牌，领袖的大画像，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……噉，还有大家劳动的农具，生活的锅瓢盆盂等等，再就是要立即着手的批斗会……”

批斗和个别落实政策的名单决定的时间已是晚十一点了。会议结束后，郑云程又留了几分钟跟赵雄飞交换意见。赵雄飞到底是新来的，情况还摸不清楚，郑云程是老造反派，他对赵雄飞显得特别谦虚，在谦虚中却把自己的主张让老赵都一一接受。实际是他拿主意。

郑云程推着自行车走出来，他料定叶风一定又在大门外的马路边等他。但他有意骑着车向前冲，似乎急急忙忙要赶回家的样子，连马路边一眼也不瞧。叶风开会时总爱坐在他身边，而且总爱当着很多人的面表示她对他特别关怀，譬如看他肩上有一根落下的头发就给拿掉，不时地给他往茶杯中倒水，她的扇子总向他坐的那边扇，甚至塞一颗牛奶糖在他衣袋里……他是很注重群众影响的，特别他是连指导员。尽管叶风是一直跟他造反的老战友。

叶风见他骑车出来象是根本未看到自己的样子，感到有点失望，但立即跨上车追了上去。待她追上他只有两三米远时，叫了一声：“老郑，老郑！”

郑云程把车速减慢，两人平行走着，他说了一声：“噉，你在后面。”

“我在马路上等你，你没看见？”

“没有，想着明天的一些会，赶回家写提纲。”

“干吗那么折腾，你还用得着这么费劲！”

“噉，我们不能打无准备的仗。”

叶风把车速放得更慢，希望跟他多聊一聊。晚风清凉，刚才的倦意已全消了。她说：“老郑，总想找时间跟你交交心，可你好象总是忙！”

郑云程喟叹了一下，“唉，我们真是在南征北战、炮火连天中匆匆度过了四年岁月，实在是任务太重……不过，你很快，斗争积极，家庭美满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多谈。”

叶风甩了甩小辫，微嗔地说：“我看你连赵雄飞都不如，他还关心我的政治，问我递过入党申请书没有？你就只管我写大字报、搞大批判……”

郑云程毫无笑容，也不显出任何感情，冷冷地说：“现在是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吗？那要到整党之后，进行建党的时候。现在是清理阶级队伍，这任务还不知哪年哪月完成。可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，都是对每一个干部的考验，各个阶段如果都是积极分子，入党还会有问题吗？所以，当前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。老赵那些话不着边际，不过，他是军宣队，你就听着吧。要认真的，倒还吃亏。”

叶风也自作聪明说：“我懂，我懂，军宣队不过是临时户口，到时候就该“Bye Bye”了。可你该证明，我是全心全意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吧，你总该对我有认识。”

“嗨，认识一个人也不容易，你想，安源罢工、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有多少人被认为是毛主席亲密战友，‘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，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，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，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……’毛主席在长时期都还不能认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，更何况我们……喂，你别多心，我是说认识一个人不容易，是一般这么说……”

“我一点也不会多心，谁也不会把我当赫鲁晓夫，性别就

不同……”

“你看，你又开玩笑。”

“不是开玩笑，这帽子太大了，我受不了。说真的，我是千方百计要争取入党，你可要多帮助我啊！”

“没有问题。一定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说，你对我的印象……”

这无异是突然袭击的考试，但郑云程还是不急不慢地说：

“以后下干校日子长，不象现在开会才在一起，我会谈我对你的评价的。总的来说，你有革命热情，肯干，大方向正确。但是……”

“我就要但是，在但是后面做文章。”

“否则就不全面嘛。但是，你不沉着。看问题简单，不深刻，甚至有些轻浮，自作聪明，卖弄聪明，任性，不顾大局……”

阿风本来还有点嬉皮笑脸的，听他越说越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，真有点伤自己的自尊心，但还听着。

“……究其思想根源，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有区别。过去划分阶级只按是不是占有土地、机器等生产工具，是不是有剥削等等来划分，而且这问题容易解决，剥夺他的占有权就行了。但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，思想都装在他脑袋瓜子里，你能剥夺过来吗？”

“那就砍掉他的脑袋……”阿风说。

“你又来了，我是严肃地谈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问题……”

“我是谈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太简单化了是不是？”

“我现在也不是谈如何解决这问题，只是谈你的思想根源。”

“啊哟，那实在太可怕了，我应该深刻认识，不过，我还想请你举一、两个例子，以便我进一步检查，好吗？”那语气又象诚恳求教，又象不服气的反驳。

郑云程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举一个例吧，就拿我们刚才开会来说，你为什么在发言说‘也应该准备农具’时，先叹了一口气……”

“我叹气了吗？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！”

郑云程没有再讲，显然是不满意。说：“好了，我们不谈了。再见吧！”

阿风看他真有点生气的样子，倒把车停了下来，招呼道：“云程，生气了是吗？刚才是一面骑车一面说话，我不习惯。你批评我吧，我诚恳接受，我再怎么任性，也不会任性到你的头上，是吗？”

郑云程欲行未行：“还有必要谈吗？我说的事实你都否定了。”

阿风把车推向他那边：“我没有否定，只是你骤然一提，我还记不起来，说吧，说吧，我听着。”她显得十分真挚，如果他不讲，阿风可能眼泪都会掉下来。

郑云程也是很诚恳地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要是当时我在会场就对你提出批评，有那些人在场，这不损害你的威信吗？但如果我始终不提，这就成为我对一道战斗的同志不负责，那就是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当时确实是会开得太长，我有点累，叹了一口气……”

“但是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是在谈什么问题嘛？是在谈阶级

斗争，清理阶级队伍，你这么长叹一声，岂不是对阶级斗争表示了厌倦的情绪？可是我们的时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，阿风，你这种潜意识所表现出来厌倦就很不好……”

“我不是厌倦，只是疲倦。”

“你这就多少有点狡辩了，请问，当两军对垒，你死我活生命攸关的时候，你能说厌倦或是疲倦吗！放松了就人头落地。你在我们讨论批斗名单时，还简直要打呵欠了，是不是？”

阿风不得不佩服郑云程观察得这样细致，她也不想再辩白。只是说：“你怎么那样注意我！”

郑云程继续指责说：“关于准备农具的意见，你也有原则性的错误，你说的是让他们去劳动改造，要知道五七干校是锻炼、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，五七指示上说得很清楚：凡是有条件的都要这样做，那就是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、批判资产阶级。你怎么说就只是让他们去劳动改造，我们就不要在劳动中改造了吗？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，是五七干校的根本大计，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，怎么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这些原则呢？”

“你看你说的，我哪儿就有力量改变办干校的原则，谁听我的！”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都是革命干部，如果我们都理解得片面，甚至有错误，怎么能带动群众去革命！”

阿风连连点头，一面表示自己确实错了，又一面表示感谢他及时给予帮助。“你不要保留，讲吧，还有呢？”

郑云程“嗯”了一声，这表示是还有好多可讲的，但是他把头扬了一下，用手把飘在眉毛边的一绺头发向上理了一理，说：“今天就不谈了吧，眼前我们的战斗任务还重哩。”他立

即把话题一转，“你可注意，刚才我们决定重点批斗对象是两个，表扬一个，那些已经成了伏伏贴贴阶下囚的，待下去后再收拾吧。这两个重点不组织批斗会砸锅的！你想想一个罗博全已经揪出来好久了，还像没事儿似的，装疯卖傻，嘻嘻哈哈，不好好写交代材料，还要研究这研究那，这就是藐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权威……”

“不过，罗博全这家伙是老油条，下面在斗，他还跟侯宝林一样演单口相声，耍宝。在我看，他的问题好象也不大，不是叛徒特务，权威也大不到哪儿去！”

“要是现行反革命呢？”

“会有这么严重吗？”

“不要麻痹大意嘛，这回是跟‘梁效’小组联系了，连他们都支持。还有过硬材料。”

“那是江青同志蹲点的地方，那行。”

“反正这张牌让你来打，明天开骨干会的时候，商讨作战计划，细心布置一下，材料一抛出来，个别群众会动手……估计一下，谁会动手？”

阿风点着头，并且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已经心领神会，那就是还要组织那么几个左派，冲上去揍他几下。阿风点了点头，也没有提名道姓说谁会动手，自在不言中。

“当然，我们是讲政策的，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，武斗只能触及皮肉。我们要制止。”

“要说打一打他的威风，揍他几耳光，唾他一脸唾沫也应该！”

“适可而止吧。还有，李真生这位同志，我们结合了他，嗨，真是扶不起来的泥菩萨……”

“他好象还没有反对过你和军宣队，有点谨小慎微。”

“噢，所以我批评你看问题简单嘛，谨小慎微是个表面现象。为什么你就不谨小慎微，无产阶级司令部说一声‘上’，就勇往直前，这就是因为我们三忠于，四无限，谨小慎微的表象，就是骨子里与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持了一定距离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唱反调。要知道，一个普通群众唱反调不会有人听，他是延安老干部，贫农出身。破船三千钉，会有人跟着他跑。”

“那倒是的。怎么就结合了他呢？”

“他到底还承认自己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吧，牌子也还说得过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提高警惕，听其言，观其行，随时给他敲打敲打，就行了。”

阿风认为郑云程各方面都比自己要高一筹，认为确实是本单位的能挑大梁的人物，跟他在一道干没有错，因而似乎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，也愿意听他侃侃而谈，就是批评到她自己，听来也是舒服的。

这已是夜晚十二时，长安街应该也安静下来的，但由于各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工商业都办干校，时不时有五、六辆、四、五辆一组的大卡车，载着人员、旗帜、标语牌、锅炉、农具、自行车……奔向车站，或通往农村去。水车缓慢驶过来，扇形地喷洒水花。

阿风似乎精神振奋起来了，还想继续听他的高论。但到了中山公园西的石虎胡同，郑云程竟把自行车要向南拐弯，并且扬起手，表示要分别。叶风是应该笔直向西走的，但她却跟了上来，说：“我说要交心，主要的还没谈哩。”

“没时间了，改天谈吧。”郑云程骑车拐弯缓缓而行。

“我是谈我的家庭问题……”她又说。

“不就是那海外关系，姑妈在美国，根本不算问题，有结论。”

“不是这。我是谈我跟我那位感情不好，而且他爸爸是黑帮，我想办理离婚……”

郑云程稍稍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家庭生活，应该互让互谅，先不要这么提吧。当然，他爸爸的罪行是严重的。这问题我们以后再谈。”

她还想跟他谈下去，甚至准备送他回家。但是他挥了挥手，骑着车迅速穿过了小胡同。

阿风心里想，“这家伙真是硬汉子，一脑子就是斗批改，但是他的确有才能，现在青年人只要有才能，上天安门，进革命委员会，前途未可限量。他当然有英雄主义，要人崇拜他……”她在交叉路口上站立了一会，望着他消逝的背影，她觉得她应该跟他更接近一些，更亲密一些，他是有希望的人物，她应该也有希望，“难道我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吗？我相信我自己。”当清风再吹拂她时，她蹬上了自行车，心里低念着两句诗：“问苍茫大地。谁主沉浮？”